





序

以載道詩以理性情世之業操觚者鏤冰刻脂以
標雋巧軋茁弔詭以詫神奇驟而觀之非不露頰齒
牙搖眩耳目實而拔之或往往不槩於道不根於性
情則雖繪句絺章連篇累牘其言之也必不工而傳
之也必不遠薌泉先生於余為同館前輩自詞林選
諫院文章風節著聞於時巡視東城之日豪家奴乘
飛車而騁呵之不止執而焚其車於衢同官倚撫之
坐是奪職

知恥齋文集

卷一序

一

仁宗親

政起先生補儀曹郎尋理七省漕務差甫竣而遽歿
人皆歎其獲特達之知而不克盡展其抱負為可慨
也迹先生之為人立身介而不阿任事果敢而無回
撓其發為詩古文不屑屑沿襲規仿兀岸排募與古
大家相抗衡惟其見道之深得性情之正浸灌之於
義理而日精研摩之以詣力而日進故其所著述迥
異時流有必傳於後無疑者先生足跡半天下使輅
之所經客颿之所指與夫公餘退食游屐之所攀躋
若上方田盤之遠泰岱華頂之奇金焦北固蘭亭禹

穴之名勝經邱尋壑鑿險絕幽舉胸中磅礴鬱積之
氣震盪激越境屢變而益雄蓋尤得江山之助焉先
生嘗欲網羅當世文集甄錄成編蔚

如代

之鉅觀與史乘相表裏海內之士想望其書之成而
惜乎其未竟也令子果堂繼聲翰苑出爲親民之官
今年秋以保薦來京師手先生遺集請一言弁首果
堂余門下士而先生之行誼余昔所欽佩也援筆序
之用以誌老成典型之感云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秋九月旣望新安曹振鏞

知恥齋文集

卷一序

二

知恥齋文集序

余與薊泉先生皆懸弧矢於乾隆癸酉齒相同也先生丁酉領鄉薦余丁酉由選拔出身不同而同也余以朝考異等出宰粵西先生以進士登詞館中外懸殊入仕版不相同矣先生以待御忤首揆休官余以道員劾巡撫褫秩是出處進退又相同也先生耽吟詠篤知交愛遊覽而尙氣節觥觥然不與衆俯仰余生平稍稍近似是性情亦相同也其不能相同者先生有記性兼有悟性經史過目輒不忘余差有悟性

知恥齋文集

卷一序

三

而不能強記年十四日課十行終不能成誦此姿質不同也先生長子入翰林以散館文字不諧於顯貴改爲選人宰寶豐調固始兩邑紳耆父老稱豈弟君子次子亦以謄錄得敘宰官余年七十始舉子越兩年又生一子今尙在髫齡入蒙館讀書是得子遲速不相同也先生年五十有七遽歸道山經綸事業百未展舒其一二而余今行年七十有九迄未聞君子之道是後死者偃蹇蹉跎而負愧也先生門下士黃大司農鉞位躋正卿爲輔弼大臣多建樹吳侍御雲

抗疏劾權貴直聲滿天下今皆告老歸林下年越八旬無恙或曰天何嗇於其身而豐於其門牆士耶余曰不然先生未竟之志惟兩君繼之兩君所行之事惟先生倡之是天之嗇此豐彼固自有在余所萬不能及先生者又余嘗游華嶽乘筍輿涉橫流踏亂石轉數十折而抵松柯坏手握鐵繩陟千尺嶮又轉數折而及百尺嶮一山中斷接以危橋度橋而登雲臺峰夜懸星斗近眉睫如可仰探而掬於掌握之中斯時意興頗自以爲豪而蒼龍之脊左右無攀援瞻顧

知恥齋文集

卷一序

四

傍徨遂爾中止抑何懦歟先生則過通天門叩金鎖關坐三峰之麓古松著風謾謾然若奏鈞天之樂其豪情堅力爲何如也由是觀之余於先生其天淵矣乎今先生令嗣果堂刊行知恥齋詩文徵序於余余曰先生以學問經濟傳詩文其餘事然先生之詩文卽先生學問經濟之見端也若遂足以盡先生譬如見鳳之一毳麟之一趾遽以爲知鳳麟是何異羣鷖摸象各以爲得象之所以爲象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余垂老荒廢觀是集裛觸數十年事不能自止爰卽

余襟臆所感而發以爲序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冬仲八十老人松嵐劉大觀

知恥齋集

卷一序

五



以次大甲寅歲次己丑冬仲八十老人松嵐劉大觀

知恥齋集卷一序

知恥齋文集卷上目錄

書

復初撫軍書

與唐陶山書

與李晉生書

與段若膺書

與徐鳳輝書

答李晉生書

議

知恥齋文集

目錄

邱氏非左氏後駁議

序

江南鄉試錄後序

陝西鄉試錄後序

募脩明大學士李文正公墓碣祠宇序

送趙介山脩撰出使琉球國序

送趙億孫赴青州郡丞序

送曹復堂歸漢陽序

贈鄭簡香徵君序

贈嚴生策勛序

雙節堂贈言序

紀村衛氏族譜序

金臺話別圖序

江亭話別圖序

養雲樓詩序

渡平吳翁六十壽序

陳松巖先生八十壽序

學博李繡麓先生六十壽序

知恥齋文集

目錄

歐陽母周太安人五十二壽序



知恥齋文集卷上

湘鄉謝振定薌泉著

男興

曉

全校字

後學安化陶

澍雲汀編次

門人長洲吳

雲玉松校訂

復初撫軍書

正月日得閣下所惠書領悉拳拳之意適春深想太和元氣盎然胸中敷之皆四境之福也企羨奚似僕去十月蒙

恩旨起用需次儀曹當卽具謝摺兼陳時事而是日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一

有部員不妄條陳之勅適下摺遂留中未發其事或稍稍行之僕惟其言之得行少裨蒼生之萬一卽身自廢黜可也况重荷

特達之知拔之數百廢員中者哉是以歸計暫輟冀

一得當以報但才庸識陋未知究竟何如耳閣下下

車之始劾貪墨鋤奸慝料離政獎賢良數月之間風

馳電掣又得相國書公共事志同道合合宜其不負所

學而有功于瀛民甚鉅也廼虛衷下問遠及芻蕘迂

拙如僕何足以知當世之務而忘形至契不可無以

塞閣下之命故畧述所聞惟閣下裁登焉鹽歸民銷一事僕於徐學生寄書內舉晉省事相商而閣下適先行之是矣顧有不可不防其弊者僕聞之晉人曰教匪之興由於鹽課之歸地丁也始農中丞以簽商之難又蒙古引鹽雜出民受其累故奏請更張之而商人囤鹽尙多驟聞命下慮積貨難銷又有地方官之逼迫不得不賤價售之游民獍胥居奇壟斷潛行置買而徐散之楚蜀秦豫犬牙相錯之境遂大獲厚利邪黨勾引連結致爲禍階此事人未之知故事有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二

利於一時而其害在數十年之後者誠不可執一論也故補告之俾閣下善其後圖焉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誠爲快事然其重利交結羽翼實多似亦宜稍爲留意也至旌別淑慝是乃大吏要務而知人之難振古如斯者何也富貴功名人之所必爭而大吏司其權於是乎環而伺之巧以嘗之者不一其人不一其術如大吏殖貨賄而苞苴進好聲色而佳麗進者無論已至于文章經術廉潔循惠大吏守正者之所必尚也而嗜好有所偏向黠者得中之寢入焉而不

覺是故有問奇字者有獻頌言者有詭廉者有賄循者讒者譽者微言莊論者交錯於其前情僞微曖其變千狀一人之耳目心思焉能周覽之而洞悉之也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察吏者安民之實政而不可不虛以審之慎以出之也僕竊謂官吏之不趨風氣者其人必良吏也次亦不失爲恂謹而一省之中素號能員者其言尤不可信惟善用之其事其地而不使之與黜陟進退之權其庶矣乎近聞猓黑滋事始由前任督撫釀成之僕亦不知其情勢然天下之物苟有知覺者未有不樂於拊循者也昔鄂西林先生平楚苗恨苗民逆命痛剿之或揚屍遍樹杪行之數年迄不能服後巡撫趙公單騎往諭之苗素信趙公遂出降更數十歲無苗患况猓黑之性其獷悍少遜於苗民者乎邇姜度香制軍辦鎮軍事大爲可法願閣下之師其意也凡茲臆論未免代斲越俎之誚姑以發閣下之一粲其所未盡言囑雲巢面述之餘願爲國自愛不宣

與唐陶山書

振定頓首陶山六兄閣下元口煦齋面奉手書想新
祉迪吉福逮蒼生並審聰聽搗謙大有昌言答拜之
雅能勿令人欽服至改圖之說再四思維斷乎不可
竊謂安命與立命二者迥殊安命之學中人以下皆
能之若夫豪傑之士大有過人之才之識其必有所
以立命者而成敗利鈍固不足以擾其中也居恆讀
古人書動以天下爲己任一介之士苟存心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况縣令親民之官誠易達而惠易周試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四

經綸之才者宜莫先乎此奈何欲舍而他適乎如云
舍難取易舍險就夷慕清貴之名辭利濟之柄天下
國家曷賴焉天之所以生賢者之意又何取焉素位
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立命之要其在是矣江左大吏
頗多清正三代直道之公其不能盡泯也

恩綸新沛獨無鴻博之科殆天之所以宏陶山之
大業而不欲其安於暇逸也省前來書云不要一錢卽
不喫不著毫無補於負累此似有一廉了事之意振
定記王朗川先生有云清者官箴之始猶貞乃女德

之基婦人無淫行而欲詈翁姑歷夫子詬誅妯娌問
始於不可又聞湯文正任潼關時答同列云無所取
於下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事
合而思之一介不與然後可一介不取清去其刻民
用以和清畏人知同寮不忌豁達如陶山其當不河
漢余言振定邇來巡城初亦浪得廉名人望而畏非
任重致遠之道今且盡吾力所得爲者不急赫赫之
功不博矯矯之譽以息謗忌於此中歷練一番殆亦
仕學一貫之旨惜同志者不同方不能朝夕與居相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與講明而實踐之也吳江陸朗甫中丞刊有切問齋
文鈔近始得讀之大有裨於修己治人之道陶山其
能速覓而細讀之耶中丞倘有他文集亦望覓寄他
如金文通公之俊之息齋集沈冠雲先生彤之果堂
集計甫草孝廉東之改亭集王寅旭先生錫闡之困
亨齋集皆近在貴轄搜羅較易陶山固不能辭其責
幸勿以爲不急之務膜外置之也餘願爲民社自愛
不宣

不宣
文基識人無淫行而欲詈翁姑歷夫子詬誅妯娌問
始於不可又聞湯文正任潼關時答同列云無所取
於下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事
合而思之一介不與然後可一介不取清去其刻民
用以和清畏人知同寮不忌豁達如陶山其當不河
漢余言振定邇來巡城初亦浪得廉名人望而畏非
任重致遠之道今且盡吾力所得爲者不急赫赫之
功不博矯矯之譽以息謗忌於此中歷練一番殆亦
仕學一貫之旨惜同志者不同方不能朝夕與居相

與李嗇生書

月之六日東亭比部處得所寄書審所以忠告善道之意至周以摯非足下不能言且不肯言僕益自喜相信之不謬越二旬信又至知足下冷况如故道體平康人非有品不能閒竊爲足下喜也僕再來之緣失之意外初亦頗自訝旣而知天之所以玉於成其微妙不可思議也僕拙於理財善於揮霍就令鋒車三四出必不能易貧而富又聞銜怨者有藉端中傷之意本性戇直不能阿順取容必起而相爭爭則兩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六

虎之角必有一困自惟氣燄權智必不能有以相勝卽勝矣而駿駿之驟馳風帆之迅駛其能無危者幾乎足下遠大之期所以舒居者鬱紆之志而不知邇來之僕齊得失外榮辱渙然若春冰之解於池而溶溶自適也都下同年生自鼎足全折晨星賸耀僅與頤園東冶數人往來其餘乃至不相聞問榜運之有隆替其信然乎世兄英英露爽遠到者不矜捷馳自是可喜事僕自十歲習舉子業閱十有八年成進士當時頗以爲遲及今學殖荒陋百不如人乃嘆古人

科名忌早達之論爲不欺實大者聲自遠亦顧其自
信者何如抑得失遲速固有數焉操乎其不得遁耶
古文邇復得十數家愈難其求以百五十餘年之久
天下之大人才之衆而託於精衛銜石愚公移山區
區之一心亦盡其力所能爲者而已足下倘有所見
幸時鈔錄見示以佐未逮至僕居處如常頃奉巡視
東城之

命戴星出入自矢冰兢剔弊摘奸聞風者稍爲斂跡
庶幾少資歷練以免迂儒無用之誚而不肖之心亦
幾幾乎滌除淨盡耳因便佈復草草不備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七

與段若膺書

振定頓首啟懋堂先生足下僕耳熟先生名久矣昨過黃蕘圃知先生僑居於此倉卒得一見略聆緒論意先生非今之人也僕少讀書矜強記不求甚解乃至目無古人後稍稍自悔又復貶抑不屑如東坡所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者而其中實無所得也溷跡緇塵十有餘載學問日益倒退惟愛才之念日益摯見人之賢於我者無不敬也聞人之篤於古者惟恐其交臂失之而無不心焉藏之也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八

先生之好古也深矣僕已相知恨晚而先生性情之真於覲面焉得之其亦有天幸耶僕竊謂古人之所流傳於終古者其心理同也有同乎其同者有同乎其不同者文以載道此同乎其同者也文生乎情此同乎其不同者也六經爲載道之文亦秉情酌理之文也三代以還言文者推左莊騷史而不相爲龔秦漢唐宋以迄於今代有名家而衷於道者傳焉情之至者亦傳焉然道或可假託而情不可以僞爲左莊

騷史以及歷代名家之文其亦言情而已矣情達而

道在是焉僕嘗以此相天下人觀天下立言可學
大之故多昭合者易言脩辭立其誠拾古人之糟粕
而自以爲得殆叩槃捫燭之見者耶其外乎道以言
情者抑又不足道也先生貌睟而學邃意遠而論醇
僕意其必有進乎此者願先生之幸教以豁厥蒙也
古文採詢之任亦深望之於先生倘有所見聞並祈
繕小冊見示僕竭螢照以衍緒餘諒先生或矜之也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九

與徐鳳輝書

月杪扁舟拜訪未遂所懷矮篷中促管數行藉達鄙
意回首小長蘆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卽悵企奚
似頃奉到手書及什一偶存二冊披誦再三不忍釋
手把卷懷人與聞聲相慕者爲倍切審先生學行兼
優其生平嗜古之篤又如玉斷馬羗石穿山雷宜乎
其沈浸醲郁以成此不朽之盛業也僕龔拙性成承
六代先芬之後少從先兄元亭學爲古文辭心竊好
之而苦於法之太密後入都獲出程魚門先生門下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十

與當世士大夫遊略聞緒論一二與先兄所授有合
有不合蓋先兄專心此道者四十餘年薄有名於日
下自以爲知希我貴屈縣令以終僕近彙其所存稿
若干篇將刊以問世因思天下之大人材之衆其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吾先兄者當不可勝數竊不自
揣欲廣爲發潛闡幽之計採訪一時遺佚好古之士
之文編爲一帙以存

昭代化成人文之備稍稍求之曰積日富時隨園主
人亦有採選古文之舉偶相見邗江聞僕有志於此

遂舉其家手鈔名人文集二百餘篇悉以見贈曰余
老矣想不能竟厥事今以此爲託願君之無欲速成
也僕年來益不敢少懈其志計現獲名人已未刊之
文約三四百家更期十數年成此書其有專集大集
盛行於時者從約取焉蓋鈔文非選文也盡吾心與
力之所能爲以與先後文人相質於冥冥漠漠之中
如是焉而已至斯文之傳與否又何必私度之而預
計之哉且夫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其間同與不同之故則在乎心得默識無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十一

庸以口舌爭以俟千秋之論定此亦息謗止怨之一
端也僕嘗謂文以載道實文生乎情而又行之以渾
浩之氣佐之以奇偉之才從古作者不出乎此先生
其以爲然乎否乎先生斲輪老手僅存稿卓然可傳
其今文偶見一書急欲得而讀之恐先生之以僕爲
操選政而不顧忌乎珠玉之在前也故略爲述其區
區始事終事之意如此辱示書目僕所未得者十之
五六若架上所現存者願借鈔之爲禱人還恩不

盡

答李喬生書

振定頓首問喬生大兄同年近安秋杪得手函捧誦
十數過不能去手知吾足下之所以相期與振定之
所以自處議殊而理一非知我之深愛我之篤不能
爲此諄切詳至之言也振定少時誤以程子玩物喪
志之說於史學甚疎邇來悔聞道之淺繙繹諸史切
而求之頗有會心竊以古人建功樹名皆其平生之
學問經濟足以涵蓋於一切而偶然適逢其會舉而
措之故能乘時利用自致於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十一

焉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淮陰不得國士之目武
侯不遇三顧之知與餓李農夫相距不咫尺耳留侯
鄴侯投之所向而自然符契不可謂非天也而賈生
治安之策宣公奏議之陳賈讓言治河江統論徙戎
皆不得施之於用是豈其闕於識哉亦其時則然也
且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者如管寧郭泰孫登陶潛之
流是也彼其初心非徒自適其適而無意於人世者
出處之故蓋難言之昔孔子周流心未嘗一日忘天
下而其自許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傳食諸侯

不以爲泰而其語人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抱負可包乎今古而不能與天地爭治亂之權浮海居夷其不得已之苦心爲何如耶况夫矯矯自好之士自揣其致主安民之術萬不逮孔孟氏而顧虛與委蛇與人俛仰徒喪其守而無濟於物以貽後之識者謂讓之資吾知其必有所擇矣於是邈世不悔令天下後世知爲士之重不可以位糜不可以勢奪而世之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者猶可惕然而知所警愧也然東漢士高節義而遂生清流之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禍北宋道分洛蜀而致釀黨錮之機至於東林幾復遙制朝權君子自爲務異而小人從而媒孽之爲一網打盡之計其害乃及于國家尤不可以不慎也然則一龍一蛇之道莫如用晦和光同塵知白守雌非夫人之本心然也今力不能如卜式之助邊復不能如士雅之擊楫亦惟順時履正聊以卒歲而已若夫昏夜乞憐以僥倖於苟進捫心自問或不至此足下亦或諒之耳因來書切至故畧申其所見如此希教而正之爲幸兒子學業未至勉強逐隊觀光點額而

退令其自愧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茲
因劉厚田漕使之便率函佈候願珍重不宣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十四



因據早田斷射之勇率函佈謝願珍重不宣

懇令其自歸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茲

蓋聞宗法廢而姓氏之原紊三代以前姓與氏分爲二戰國時以氏爲姓及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人各氏其氏而姓氏之失於此始兩漢姓氏學不甚著魏立九品中正法設簿狀以備選舉遂專以門廕相高至李唐重八姓而姓氏之論乃盛行大抵以地望五音字體爲主援引附會猶相沿矜尙門第之遺風焉論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風俗通義等書其實亦不外乎左傳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十五

以官以邑之說後乃推而廣之至三十二類如以鄉以亭以技以事以次以族以凶德以吉德諸目類益繁論益密而穿鑿支離不可究詰其勢則然也自宋以來姓氏書軼遺畧盡卽唐林寶之元和姓纂僅僅附見於永樂大典中固未爲全書也且其書奉唐相李吉甫之命所著祇二十旬而成斷難洞悉源流具臻美備故於國姓無定論於自姓不知所由來已覓譏於鄭氏漁仲博雅者當不其然而乃奉此以爲姓氏之金科玉律也可乎哉風俗通義姓氏編固久軼

然亦附見他書其所載邱氏爲左邱明之後尚見於
廣韻實非無據不得泥姓纂所不載而疑之卽所據
廣韻云邱氏惟河南之邱爲左邱明後河南與齊魯
鄰何以知其與肥城之邱毫無比附耶至左氏精舍
出於故老之流傳歷代守土者祀之或亦有所秉承
如以邱堂敘文鄙淺斷爲非漢人筆則邱堂固不以
文名者當東漢之時焉能盡天下之人而筆勢全歸
於醇古也耶夫姓氏以譜牒爲據譜牒以墓地爲據
左氏墓在肥河鄉都君莊又名衡魚邨其地名里數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六

旣與魏書地形志唐元和郡縣志宋太平寰宇記昭
合又其子孫世守邱墓聚族而居相傳已七十餘代
雖其詳不可知要必不始於近時豈有逆料其後必
有博士之設而預冒一祖以爲之地乎如以邱氏非
左氏之後能盡逐其子孫於異地而令其別立一祖
乎左氏而不立博士則已左氏而立博士則舍守墓
之邱氏而誰與歸且夫譜系之難詳也楊子雲之於
晉楊侯司馬子長之於程嬰沈休文之於沈子嘉白
樂天之於白乙丙文人龔訛往往有之斷不能於千

百載後一一而是正其真贗故邱氏之祖邱明亦猶
叔氏之出共叔皮氏之出樊皮員氏之出伍員其子
若孫既有所受之似宜因仍其舊也我

朝爲左氏設奉祀生以肥城邱姓主之蓋因宋祥符
初封瑕邱伯時已有令邱姓承祀之舉亦如東野氏
爲伯禽第三子得以奉祀周公是皆据邑乘之所臚
允大吏之所請酌古準今類非臆斷何得竟議其誤
耶案古今氏族譜以邱明爲左史倚相之後而明方
氏通雅所載單姓邱者不盡出於母邱引孔平仲雜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七

鈔云左邱明本邱姓李太虛言湖州人有發古塚得
碑者紀南朝邱遲爲左史邱明之後王元美駁之亦
不知邱明之確爲左姓又言孟奇亦有邱明不姓左
之說據此則邱明爲左史倚相之裔與邱氏爲邱明
之後昔之人亦嘗言之不盡出肥城邱譜之杜撰矣
嘗謂考古之士與其以意軒輊毋寧慎言其餘如啖
助趙匡謂左傳非邱明所作或以爲六國人作或以
爲出於子駿或以爲出於三晉辭人之手亦不過姑
存之說不能撤左氏學官之立西廡之享其卽疑以

傳疑信以傳信之微指也歟要之考宗族則他人不如其子孫之審核情事則懸揣不能比守吏爲詳左傳一書瑕瑜不相爲揜然其有功於春秋則古今人無異辭漢建武中曾立李封爲左氏博士矣李封非左氏後也有能世守其墓者則以之奉祀也宜卽以之襲博士也亦無不宜不然據殘闕之書而欲更邱氏世世所奉之祖是烏足以服子孫之心又烏足以垂百世不刊之令典也哉謹議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六

江南鄉試錄後序

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鄉試屆期禮臣以江南考

官請

上命內閣學士臣胡高望往典試事而臣振定爲之

副竊臣楚南下士學識疎庸乾隆四十五年中式進

士

恩選庶吉士五十二年散館

欽授編修奉職甫一載旋膺

寵命畀以掄才重任撫衷循省感惕難名謹隨同臣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九

高望星馳入闈寸誠自矢殫二十餘晝夜之力錄士
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附言簡末臣敬惟

國家設科取士之意非謂諧聲縛采以悅耳目而已
將以明體達用備異日任使之效故通經學古者尚
焉而所謂通經學古又非徒襲績勦襲以爲能也必
將探事理之源流證學術之醇駁至於得心應手和
以天倪則又本諸性情之微渺而從容醞釀以出之
作者誠難衡文者其何敢苟焉以將事耶我

聖朝光昭文治久遠化成山陬海澨涵濡教澤之倫
莫不佩實銜華以勦於古之立言者况名邦鉅川之
秀天地之大文也江南襟江淮帶河泗震澤巢洮淳
涵演迤麗矣於山則爲鍾爲茅爲黃爲霍地肺天柱
八公九華之勝雄渾渙遠獻秀供奇不可名狀是豈
待雕鏤藻繪而然者哉其積之也厚其融結變化也
無方生其間者固宜其沈浸乎典籍含濡乎道真炳
炳麟麟以仰副

聖天子之旁求也不然而朝華之采輪轅之飾是猶

知聖齋文集

卷上

二

部婁潢潦而妄擬淵渟嶽峙之觀何可得耶欽惟我
皇上釐正文體一歸清真雅正邇來科場例更經

欽定做朱子限年分經之法自戊申科直省鄉試以
詩經始誠欲俾儒生鼓吹六籍一掃陳言所以培養
而化道之者至優且渥臣與臣高望恭稟

聖訓兢兢遴擇義取衷諸道辭取本諸經其浮僞怪
誕者弗錄焉用以覘其底蘊而臨民服官政之實用
卽於是乎在夫浮筠照乘之珍山輝而川媚彪外彌
中不可揜也他時卽所言而見諸實用由今者爲拜

獻之先資則庶幾臣與臣高望之寸心所藉以上答
簡修進良之至意於萬一云國史館纂修翰林院編
修臣謝振定謹序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陝西鄉試錄後序

嘉慶九年夏六月禮臣以陝西鄉試考官請

上命臣謝振定貳編脩臣李宗昉行臣南楚庸材由

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濫厠詞垣曾襄典江南試事洊
歷御史巡視南漕尋於巡城任內以公事奪職仰荷
聖恩錄用主事待罪春曹效乏涓埃於今六載茲復
蒙

寵命校士三秦戴

德星馳載惶載勦入闈後殫慮和衷得正副榜士如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額例宜進

呈試錄臣謹序其末臣聞古之立言者與立德立功

並期於不朽夫夫人有言非夫人而能不朽也有能
立品真而爲天下樹其鵠績學邃而爲百代正其趨
是皆天地之灑氣與衍磅礴托乎人以言宣之故能
光燄燭萬古澤施被無窮足以感發善心箴惕邪志
也八股之於言代聖賢而言之其爲品與學所見端
也奚疑我

朝設科取士越百五十餘年

教澤之入人也深故士之圭璧自好者衆陬澁荒遐各抒所得以光

景運况地居四極之上游夙稱英杰薈蔚之藪者哉臣謹案吳公子札之觀樂也於邠曰樂而不淫于秦曰能夏則大秦中土厚水深生其間者類質直勁悍而尚氣概聲音之道與性情通此其驗矣昔人謂宜導之於善俾其篤仁義奉上法則果敢之資皆進取之才也矧西京經術著美千秋遷回二史橫渠二銘士林之聞風興起者繹繹乎其未有已也往歲蓮匪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蔓滋烽杼告警負耒橫經之士荷戈爰而切同仇及大比之期間有縈情守望趨趨不前者矣是科恭值天兵綏靖四野晏如一二潢池遺孽喘延巖竄而不取出於是髦俊觀光者于于焉其來至五千餘人爲近科中所未有臣等晨披夜校不敢執一偏之見以核士人一日之短長惟是衷諸理與法以審其趨嚮之不歧也驗諸才與識以觀其蘊負之不凡也能自道其所得者最焉其剽裂襞績浮僞怪妄者不得與也書不云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孟子曰經正則庶

募脩明大學上李文正公墓碣祠宇序

自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職久無存而邱壠兆域之禁
合度數茫然無爲之主者甚至侵盜及枯骨而獄訟
日繁其或古墓爲田松柏爲薪啾啾然銜夜臺之泣
者所在皆是也前明相國李文正公吾楚茶陵人也
而世居於京師公有子先卒故無嗣見堯山堂外紀自曾祖
逮其身若子凡五世皆葬畏吾村懷麓堂集有告墓
文可考歷歲久無過而問者又無麗牲之石遂軼其
處振定舊聞公墓在長河北何太監墓側後法梧門

知聖齋文集

卷上

五

祭酒數過其地訪得之在今大慧寺西三十步許大
監墓在其傍與所聞脗合祭酒爲之記且質之大興
翁覃溪先生固鑿然可據者方文正之沒也貧不能
具葬門人故吏醜賄之乃克葬見楚曾幾何時而墓
前石碑至爲土人盜售之碎以和鹽見瓦釜漫記信可悲
也已嘉靖初麻城耿尚書定向爲贖其舊宅置專祠
焉見帝京景物畧萬厯中宛平方公從哲封其墓見金會同
時又有王進士文邁者重封樹之見池北偶談而我

朝廣濟金會公檢討有致新城王文簡書於文正墓

三致意焉並屬其轉告黃岡王吳廬先生其辭尤婉而多風

書見居易錄

是文正身後之事前之君子數數念

之稍稍經理之而惜乎未竟其功也夫有明孝宗武宗之世權璫燄熾毒及縉紳矣文正以一身係天下之重彌縫匡救委曲而保全之其有功於士林甚鉅至其風流文采照耀人寰尤前代宰輔中所僅見而其藏身一抔之土蕩然爲耕烟牧雨之場此在行路之人猶將爲之悽愴而太息况乎冠冕人倫巍然居士大夫之列者其忍耳聞之而坐視之也耶今其墓地屬浮屠氏是宜請於典土者而斂值爲之償以次封崇之碣表之更得建祠或墓屋三數間庶幾好事者歲時蘋薦以妥鄉先賢之靈以垂之永久維時法梧門蕭昆田二先生首其議同人任其事思以成耿公方公王公金公諸君子之志屬振定識其緣起以遍告夫當世士大夫之樂與人爲善者庚申六月敘

送趙介山脩撰出使琉球國序

皇清統一海宇中外歸心聲教所訖與天地同其廣大屬在外藩琛賈絡繹蒙古四十九旗土謝圖汗科爾沁厄魯特各部而外如暹羅蘇祿荷蘭南掌緬甸西洋暎咭喇諸國莫不鸚鵡來庭恪共職貢蓋仁德之孚被也百餘年於茲矣然

國家定鼎之初首先輸誠歸順者莫如朝鮮琉球安南三國朝鮮歲三貢琉球間歲一貢安南二歲一貢其繼世襲爵例皆請於

知縣齋文集

卷上

三

朝惟謹

天子親遣使臣冊封之視諸國有加禮焉而琉球距京師尤遠有鉅海之隔使者乘氣開洋率以夏至後往冬至後還其間颯颯不時鰲吐鯨擲濤驚島怒針樓椀碇寄命神祇安危之機懸於俄頃故奉使命者非第取其才達而望隆又必其忠信有德行者乃克勝斯任而坦然也嘉慶四年中山王世子以襲封請闕撫臣以

閏秋八月

上特選修撰趙君介山爲正使中書舍人李君墨莊副之筮以次年三月就道

賜一品冠服禮部具節幣兵部具傳符工部具儀衛奉中山王新印以行斯固儒生稽古之榮而桑弧蓬矢有志四方者之所有事也已舊例使臣旣奉命無請假者脩撰家有老母念去出使時尚遠願得一歸省丐掌院學士陳情上達

諭曰母子情最切第於使期無誤何例爲宜速之歸以遂厥志脩撰聞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命後束裝遂行窺其意若不容須臾緩者脩撰亦孝矣哉余嘗讀小雅鹿鳴之什多燕勞羣臣之詞君臣上下歡欣和樂何其盛也皇華四牡文采蔚然其所云每懷靡及曰將母來諭者皆王者體其情而代爲之言茲脩撰之孝上格

九重而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心曲體人情無微不至小雅皇華四牡之義何以加茲耶從此公廉勤慎移孝作忠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脩撰之所以報

國家者正未有艾是亦下保答君之義也且夫忠孝之至可以感天地質鬼神孚及豚魚虔動海岳心之所秉者誠則無乎不格然則脩撰此行其自天祐之而吉無不利也奚其疑余於脩撰有文章知己之契故爲之序其事以壯其行至於辭華風采照耀海邦諮詢謀度足稱

天朝榮遠懷小之意者脩撰能自得之余知之素矣不復言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送趙億孫赴青州郡丞序

天下士之集京師者人人思有所以自見其上者致君澤民卓然樹奇勲偉伐人之望之如景星卿雲之麗霄漢也如嵩華泰衡之不可仰而攀俛而臨也其次則科第之榮爵位之顯又其次則擁豐贄走形勢者皆足賈譽於一時以震耀庸俗人之耳目舍是數者人弗貴焉吾友趙君億孫爲宮保尚書恭毅公元孫累葉通顯而家業且中落蕭然無尺寸之藉勢位之憑也弱冠時有聞於其里及來京師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樂與之遊其未謀面者無不熟其名而以不得見爲憾君其何修而得此哉初以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召試授中書舍人澹於宦情里居垂十載其與禮部試凡六而終艱於一第回翔薇省者久之旣乃僅僅得佐郡青州以去是豈君之初志也耶君故豪宕自喜善詩古文辭其相知最切者無不願君出門下以爲快君顧夷然不屑每試時客有以爲言者輒婉謝而峻却之雖屢黜不悔君之所以終於不第者以此昔恭毅公清風偉烈炳於史冊其由縣宰躋六卿所

如多齟齬公惟孤行其是善養其浩然之氣卒以成
不世之令名今君旣負殊才又能不苟且以就功名
於是而嘆世德之源遠流長固未有涯涘也君行矣
青州爲恭毅之弟編修君視學駐節處郡人立祠祀
之至於今不絕意君下車時入廟而敬念祖澤之留
遺必有愴然生感愴乎如見者是行也祿足以養親
又得請急歸省太公於家太公年臻大耋固健飯無
恙爲人子之心其亦庶可以少慊而余有進焉者君
不以得第重卽更不以郡丞重則君之所以自重而
爲人所重者必有在尤願君之無變其初也志吾之
志行吾之行急百姓之命以承祖烈以遂吾生平不
改苟且之心將郡丞且以君重矣而凡科第爵位之
赫赫者烏足動其胷也哉於時維莫之春同人治酒
肴話別皆各爲歌詩以送余因援古人贈言之義述
舊德以勗其將來抑見吾輩相交之素固在此不在
彼也

送曹復堂歸漢陽序

學問之道以果志得之以因循敗之近世學說文家盛行涉獵者多貫通者寡神明乎其中而具有心得者爲尤寡匪惟其力不專抑亦好自矜尚者之過也漢陽曹子復堂爲學士木欣先生裔孫先生固以經術湛深大有名於時者也復堂少習舉子業不得售遂壹力篆隸八分凡古今金石文字必購求精玩之久而其詣彌進乃有名鄉邑間繼且有名省垣猶抑抑不自足也迺浮大江下金陵北溯淮泗至於東魯

知縣齋集

卷上

三

遂至於京師遇好古之士無不躬先請見見必互質所長博而叅之約而守之大要以不趨時好而軌於古者爲依歸可謂業精於勤能友天下之善士者矣其初至京師也主蕭昆田先生家閒出所作示人翁覃溪先生一見深許之不數月而求書者踵至一時公卿大夫譽之如恐不及復堂其何以得此於諸君子耶毋亦其用志不紛虛以受益乃能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實旣至而名自歸之也顧其爲人樸而摯無名士習氣又以淡泊寧靜自守無脂韋梯媒之心

余之所以重復堂者實在於此復堂謬以余不失所
守願執弟子禮余自惟生平過簡直不能下人又以
怠故弗克底於道觀復堂之所以自立與其不自滿
假之懷良自愧也已今復堂歸矣余力不足以張之
庶幾哉毋墮厥志毋變厥初而驚於外則學行日益
遠且大木欣先生之遺緒流徽於是乎不墜若余之
委心任運一無所就者固不足法也於其行乃書此
爲贈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贈鄭簡香徵君序

余訪古文來浙聞澗東之能以讀書世其家者曰慈谿鶴浦鄭氏其二老閣藏書亦與范氏天一閣名相埒余嘗得寒村先生集讀之其趣真而味永出入於廬陵震川之間而持議著論則一以南雷黃氏爲宗蓋真能不負其師傳者已而先生之曾孫簡香以孝廉方正就徵至省垣訪余於南屏之萬峯山房余亟問所謂二老閣者故無恙而其所藏書半軼於四庫採輯寫本還真之日後又不戒於火半爲護火者奪

知瓊齋文集

卷上

三

去雖有存焉者僅矣余惟業成而背其師數典而忘其祖者皆斯道之蝨也鄭氏得南雷之傳表章師法不遺餘力藏書至五萬餘卷珍而守之者數世至其遺佚也皆非意計所及豈天之忌於多藏耶抑凡物之聚散固有數焉存乎其間耶顧吾見夫世之蓄書者矣或插架琳瑯以爲觀美傳之子若孫數十年不一披讀卽讀矣不能心通其意與不讀者同茲由簡

香上溯之至秦川公凡七世皆以詩古文鳴於時其淵源信有自來近世估異家所未有也且簡香生七

日而孤其母氏張育教之十有八年乃能嶄然見頭
角延先人之清芬於不墜是藏書雖亡而實不亡爲
可幸也已先大夫之言曰苦節之後必昌如嘉種然
在溉植之而已簡香有志之士其將以先大夫之言
爲左券故序而贈之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五

贈嚴生策勛序

嚴生鐘銘余戊申典試江南鄉試所得士性愿慤而苦志於學屢上春官不得志辛酉下第後願留都門勵業圖再舉旣而念母綦切至終夜不能寐日來告余曰鐘銘歸矣鐘銘之從事皆吾母馮孺人教也鐘銘八歲而孤吾母年方廿九盡鬻嫁時衣飾爲擇師授讀焉鐘銘性最魯每塾歸吾母燃燈以待責覆誦晝所受書不成誦則立加鞭撻無少恕已而涕泗交橫曰汝父以苦學致疾未遂厥志吾願汝之成汝父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之志也今胡乃若是及學爲文時歸呈課藝視師所抹勒過甚亦如前是以鐘銘少時望寢門則慄慄而懼迄今思之覺依依有餘慕也今吾母年七十有六矣往時官爲請旌之舉吾母力辭不許焉鐘銘未得寸進以奉母歡又遠離膝下其何以自慊鐘銘歸矣余聞之肅然曰賢哉母也是以慈母而兼嚴父之事矣而生之性情之至抑又尙焉古人得微祿以養親則捧檄而色喜生之留爲其母也然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生之歸亦爲其母也以彼衡此則生之

歸也其信不失其赤子之心耶是心也擴而充之其
用不竭計生更閱數年例得爲合有父母斯民之責
能推此心而善用之勿姑息以養慝勿亟譽而自善
以此爲循吏名臣於太孺人之教思其庶可無負生
歸其益務讀書以裕他日致用之具卽以盡菽水承
歡之樂區區一第烏足以溷其胷中耶生行矣吾無
以張之遂書此贈行他日萱堂稱觥持此以壽太孺
人或亦欣然而眉翫也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七

雙節堂贈言序

古來忠孝節義之事以人傳或以文傳文傳卽人傳人傳亦文傳也余嘗採輯

本朝名家古文竊究乎所以必傳之故以爲文以載道而生乎情者其文必可傳至於人之可傳者大要不外乎忠孝節義然有奇行焉有庸行焉二者皆秉天地之正氣而所處之時與勢有不同故夫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其計畫無復之斷斷然必出乎此遂爛然與日月齊光人之震企之而心慕之者未嘗不津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津然樂道之也若夫日用常行飲食男女之大端其境苦其慮危安之乎其心而蹈之若常瞬息如是百年亦如是是非有得之於素定者不能而世之人每易視之故奇行易庸行難傳奇行易傳庸行難蕭山汪君龍莊爲其太夫人兩節母乞言每有所得卽壽之貞珉梨棗建雙節堂以皮貯之於是雙節堂之文若詩遍天下余往歲遊浙西嘗登其堂受其集而讀焉琳琅彪炳應接不暇浹旬乃卒讀龍莊猶以爲未足也又索余言余心諾之而實無以易乎人人之言

之也抵胥江時於贈袁綬階序附及之卒未得專詞
以復比余歸京師又數年龍莊子孝廉繼坊次拔貢
生繼培先後來謁請益力龍莊旋郵書來責前諾勤
勤懇懇意肫而語摯若不得文不止且懼其不及見
者弁拙如余何所必需而求之數數至閱六七年而
不倦耶毋亦以余之文樸而不諛爲足以信今而傳
後耶於戲此乃其不圖之孝思也余謂天下事未有
不難而可傳夫安貧守貞奉姑訓子者天下之庸行
也報德罔極之懷抑又夫人所宜自致也兩節母日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慎一日罔負所天以二十餘年之精神聚而致之龍
莊之一身以克有成立龍莊銳志顯親積三四十
年之力以求之天下之人至老而彌篤乃能集天下學
士大夫數十百人之心思才知以道其實而存其真
其難也如此欲無傳也得乎雷之穿石也鼈之截玉
也二曜之麗天而久照也無在不本乎誠誠故不息
故動物而又得修辭立其誠者託諸筆墨以揄揚之
以垂之無窮其不傾人之肺膈而油然而生感者未之

也惜余文不足以逮此第觀夫天下之人之言一

紀村衛氏族譜序

癸丑春衛生珽抑齋計偕至都攜族譜舊序來謁曰我族自前明瞻洪公敘譜牒歷百餘年矣戶丁日蕃侷於蕢實生虞其遠而失紀也願合族力重脩之丐先生之光以言余瀏覽舊序竟進而告之曰譜孝思也以正系尊祖收族重吾親所自出釐吾親所自分姓所同而辨之不可不嚴也故姓與氏有別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氏或以字或以伯仲或以官各不同白司馬氏承秦項喪亂之後姓學久紊統書曰姓

知不足齋文集

卷上

四

某氏先儒嘗譏之故由數千百年後而追溯乎得姓受氏之先其必有所徵也無徵則不信昔郭崇韜拜汾陽墓識者哂之狄武襄不受梁公像君子韙之以志信也衛出康叔受氏於周文王之第八子信矣然大夫不得祖諸侯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已名爲輕况其遠者乎至舊譜推本漢長平侯以來相傳之譜與史記漢書不合抑又非在別子繼別之數固皆可存而不論第以六世戚單猶有繫姓弗別之義臚其鑿確可據者則斷自遷紀村之許一公地以人

傳亦人以地傳也由歛而涇而桐陵而巢而湖廣
分散處者畧可稽焉且紀村之衛自宋南渡迄今五
百餘年雖顯者無多而絃誦不絕惇樸淳謹之風尚
有存焉者衛之明德遠矣昔人有言曰子孫賢族將
大子孫之賢在於讀書明理敦本務實而已其賢者
引繩削墨相率而爲善則不類者恥焉恥心生而善
氣旁溢上可以備國家之用下可以樹鄉里之型亢
宗之道於是乎在君家脩武子產之治行敬仲之經
術白玉叔室之文雅文節正節之貞義炳於竹素果
能善自取法吾知其必有繼軌於往昔者若夫述祖
德崇家教倣合食之規籌睦族之法則生與賢宗人
之責也詩曰孝思維則余將更觀其成焉衛生矍然
曰先生之言固生宗人志也請書之冊以示宗人之
合志者書成以弁簡端以傳之世世

金臺話別圖序

余於江南人有夙緣蓋嘗三至江南矣自公卿大夫及韋布之士相知契者不下數十百人有志行潔芳望之生敬畏者有以古相勗箴言日聞於耳者有文采風流不可一世者約之得十許人皆時時往來寤寐間而不能去近乃得吾顧君星橋羅君兩峯二君者皆少以文藝名天下者也其齒皆長於余而其貧畧相等余素忤鄙拙於世故之應求故顧君官京師二十餘年羅君來遊幾三十年雖耳熟其名或歲時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四三

一投刺而蹤跡甚疎自余放廢後數數相過從乃知二君之性情真摯迥有出於人世炎涼之外者而後悔其知之晚也歲戊午秋顧君方出守高州羅君倦遊還揚州乃觴之知恥齋以誌別維時秋氣乍清秋陰滿庭院棗實纂纂然垂戶牖間座客有譚湘琴憚南田者亦江南人亦新知皆一時之秀相對怡然未知何者是客酒數行相與賡送行留別之章飛觴角韻綽有餘歡不知漏聲之已三嚴也南田復約三日後再敘咸謂茲夕雅集不可無以識歲月屬湘琴爲

金臺話別圖而余序言其端余惟二君者能以文藝名天下者也以素所企慕之人幸辱新知一旦皆忽恩散去其離緒不可以言盡且古人不朽之業二君皆已自擇之而自得之矣又何俟余言無已則請以憂道不憂貧之言進夫京師者人才之藪而勢利之所爲炫而相競者也以二君之才之望宜不至於貧而竟以貧顧安之若素且數十年於茲而數十年來金張猗頓之徒儻然與浮雲俱變滅者曾不可以數計余因願二君者之固而存之以善厥終以重吾道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四

也夫不以繁華易其操不以空乏累所守仕隱雖殊其趨則一出者資蒼生之福處者增邱壑之重所以無負天下之盛名者其或有取焉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天下人仰望之深則其相責也倍切千秋之事以身任之殆難爲影纓紈袴者道意二君其或不以余言爲迂也哉余嘗屬羅君作面壁圖羅君問所志曰余取其堅忍而精進也羅君爲之三太息今余之所以贈二君者亦若是焉已矣行矣各自愛過大江南北有交舊相問訊者幸節以此示之

江亭話別圖序

嘉慶五年夏六月吏部郎中周君春田出視貴州學政行有日矣其門下士共集城南陶然亭話別諸君謂余與春田厚約與偕微雨旣霽涼風載清草木青葱之氣蕩襟而爽目若不知有別離之感也者座客朱野雲卽景繪册諸君賦詩紀事屬余序其端余與春田自麓山同硯席迄今二十餘年旣同官京師月無三數日不相見於其行也固不可已於言披圖而流覽之竊意校士之道有可通於畫者卽以品畫之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言進今夫畫之爲道也意定於筆先神遊乎象外烟雲變動水木清華不規規焉求其逼肖而蒼秀之氣自溢於楮墨間由其品高而識偉也校士之道舍品與識曷取哉今天下人才衆矣而言品與識者益寡何也讀書止爲科名也科名之念切梯媒之術工其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皆取資於六經之糟粕童而習焉終其身無他慕焉其幸而得也脂韋以求全貪縱以適志於天下之利病國家之經猷無與也其不得者則又趨利喜事至放僻邪侈而不顧嗚乎人才之

不古若而士風日靡也豈細故哉然則造士之法莫
要乎令其知所以自重欲其知所以自重在乎上之
人有以重之隆之禮以養其望澤之古以擴其胸望
尊則品立識遠則器宏所謂以文章報國者將於是
乎在彼畫稱能品者隨物賦形不失累黍合見者詭
爲真焉斯已矣若夫神妙之至則視乎其人之性情
焉識量焉以性情識量取士焉往而不軌於正也哉
黔中士氣近魯樸習染未深其施教應易春田前典
河南試所取多端士吾知此行必不徒求之詞章藻
知恥齋文集

卷上

異

續之末也他日韜軒之暇展冊讀畫其庶有味乎斯
言是日與集者七人姓氏不具書各有詩

平五知畫... 人言以重之隆之禮以養其望澤之古以擴其胸望
要乎令其知所以自重欲其知所以自重在乎上之
人有以重之隆之禮以養其望澤之古以擴其胸望
乎在彼畫稱能品者隨物賦形不失累黍合見者詭
爲真焉斯已矣若夫神妙之至則視乎其人之性情
焉識量焉以性情識量取士焉往而不軌於正也哉
黔中士氣近魯樸習染未深其施教應易春田前典
河南試所取多端士吾知此行必不徒求之詞章藻
知恥齋文集

余與西園甘君爲同年進士又同官翰林御史數數
相過從觴詠意翕如也西園累世以文章政事顯自
以傳家清白不敢墜厥緒其志量經濟隆隆然奕奕
然而未有已西園固不僅以詩鳴者一日出所爲詩
示余且以序屬余受而讀之其情腕以擊其樹義醇
以正倫常之間三致意焉不以鈎章棘句爲古以鉢
盱勸腎爲深乃能如人人意中所欲出何其有得於
風雅之遺也夫人生數十寒暑與世相周旋惟性情

知恥愛集

卷上

四七

爲不可磨喜怒哀樂之故有天籟焉古之立言者善
道其性情之真無端而愴然以悲無端而怡然以愉
胥託於音以發之於是體人情物理之微貌風月山
川之狀緯之以學識鼓之以才力得之心應之手是
豈徒求悅於庸耳俗目以自炫其所長哉而後之紳
繹諷誦之者或相與歡欣鼓舞慷慨太息穆然如見
其爲人美斯愛而愛斯傳其亦得失寸心之契之有
以感之也耶西園之詩與其性情相符其非務以悅
人耳目也明矣且集中詩自庚戌以後波瀾老成駸

駸乎日進於古余意西園他日得志行道一官一集
當更有進乎此者西園仍不僅以詩鳴也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吳



知恥齋文集卷上
吳

渡平吳翁六十壽序

涇縣吳生敬恒念恒兄弟先後來都門從余遊者數年士大夫交譽之一日臚其尊甫渡平翁事畧踞而請曰敬恒等不才無似久滯於京師今且歸無以顯揚其親丙寅十月爲吾父六十初度丐先生一言爲壽余乃進二生而告之曰世俗之所爲壽者非古也懸弧之辰聚族戚置酒高會舄巾維沓酣暢號呶藉以博一日之歡於先王教化風俗之大宜若無毫髮裨而士君子顧相循而弗之廢何也伐木之詩云籩

知縣文集

卷上

九

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饑以愆夫觴酒豆肉至微也顧兢兢焉獲咎於朋友故舊是懼况其大焉者乎又况其邇焉者乎今有人焉家門雍穆油然各有孝弟之心以相接喜至而無怒讓至而不爭鬼神錫之嘉祥和平於以受福由是祝難老頌維祺非特士君子所樂道將使俗化敦龐太和洋溢道斯民於仁義之途者莫大乎是如是以云壽豈侈也哉涇縣隸今寧國府本古宣州地六朝時王志爲宣城內史民有爭田久不決者父老相戒曰何忍負王府君德

政耶訟者感悔請置所爭地爲閒田今郡守魯侯余
門下士也余嘗詢茲郡士民賢否兼以古人廣教化
美風俗之義相勗比得報述吳翁之賢其事親也愛
敬有加其睦族也任恤無置其處鄉里也好義急公
孜孜如恐不及二生之所述不謬矣夫孝上德也亦
庸行也至於族則遠也至里閭而邑而郡抑又遠矣
翁能推其所以事親者兼及里閭邑郡由邇暨遐允
足以盡孝之量吾知邑之中薰其德而善良必無有
以險健之詞煩有司之聽可知也宜魯侯之稱道之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也二生爲余言其所居在茂林之荆里宗祠旁有荆
樹自宋至今枯而復榮者數里因以名此與漢田氏
眞事絕相似又翁初生時其大父錦然公夢有人遺
紅燈書麟趾二字者遂以爲乳名豈翁之得於天者
固獨厚耶然亦惟翁之立身行已承先志而篤孝友
乃足稱其初生之祥而感召於草木二生其益敦本
勵行殖學弗懈思貽父母合名以爲鄉里之望邦家
之光吾知翁之慶綿綿乎其未有艾也

陳松巖先生八十壽序

余少時側聞郡中陳松巖先生學問古誼爲時輩所推重心竊誌之乾隆庚子歲余與先生子月查同登進士第後又重以婚姻之好得聞先生生平事尤詳嗣自月查官河南恭逢

國慶

勅封先生爲奉直大夫林泉頤養備福輯榮於時先生行年八十矣嘉慶十年五月二十日實惟覽揆之辰余誼當一言爲壽切惟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

知駘齋集

卷上

辛

三不朽必其有卓然可傳者以取信於人人美斯愛愛斯傳矣余旣熟悉先生行事之詳殷殷然切美且愛之思又烏能已於言因撮舉其大要釐然有徵者得三可法焉爲先生壽蓋宗法之廢也久矣人不能以祖考之心爲心數世之後若路人焉一本之誼謂何先生性篤友愛其收宗合族也重修家廟能任人所不能任旣戴工神示吉夢晚年更得一子名之曰賚英以符夢也且於大宗子之流離者還之小宗子之屯躓者振之其他子弟之孤孀失所者爲安集而

篤摺之是以郡中人稱敦守誼者必歸先生其可法者一先生早歲意氣豪邁慷慨至老不衰有豪右凌孤寡而奪之產者先生毅然自當事質還之邑人稱快又善岐黃術避人無算貧者捐藥餌病既愈不以功自居其遇人未嘗徇人以詞色然赴人之急若恐不及卽素所憎惡者必盡力維持之乃已是以郡中人稱仗義好仁緩急可恃者必歸先生其可法者二世俗之言讀書者曰求科第焉耳得第後不更求樹立其究也不免爲庸人先生爲諸生時痛其先人之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屢躓場屋而已亦不售於時也乃奮志教子弟嚴立課程無寒暑或間月查旣成進士次君亦列賢書先生顧而樂之不以爲足也遇有小過輒督斥之勿少假及月查屢宰大邑權鄭州刺史吏肅民和子弟之隨任者毫無怙侈驕奢之習而先生每書來猶時時以清慎勤相戒是以郡中人言善家教者必歸先生其可法者三夫其所可法者皆其可傳者也世之爲壽言者類皆鋪張揚厲駢四儷六工於頌禱之詞而無當於其實鄉里之傳觀雜誦者何所感發而取則

焉若先生之行事皆出於至性之誠然無取乎矯飾以賈名也故余之持以壽之者亦惟質言之以著其真而所以不息則久克享期頤之徵卽於是乎在月查以是言晉於先生雖於嘉言徽行不免挂漏之譏然皆先生所體諸身而慊於心者試一展覽焉如其人細談舊事意動神飛受之且無忤色其庶幾欣然進無算爵而謂余言之非諛也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三

學博李繡麓先生六十壽序

桂陽李子其文以庚戌歲貢成均袖所作詩文來謁
恂恂執弟子禮甚恭越三年考滿試學博歸來別爲
其生父繡麓先生乞壽詞余以其文晨夕過從得知
先生懿行之詳遂不敢以不文謝先生少穎異好學
未冠食餼於庠後因棘闈六薦不售乃援例爲學校
官今二十餘年矣余惟古先王於學行飲射養老乞
言之禮選士出征受賑獻馘之事皆在焉又有師保
司樂樂師大胥少胥太師之屬董其務有三年九年

知恥齋文集

卷上

壽

小成大成之期觀其化士以故安其學親其師而師
道尊漢置博士治經秉師說尺寸不敢踰張禹之論
文戴憑之奪席皆博士也其時服官定禮制獄之事
無一不本於經孝武時立天下州郡學官其後顧興
廢靡常至宋慶曆中州郡之立學乃徧熙寧中學官
歸中書門下邈當斯任者陸九齡范文正陳師道胡
安定之流尤著故後世言學校者盛稱宋厯元及明
迄我

朝而制益大備士之出於學者蒸蒸駕漢宋而上焉

然則學校之設其非徒校藝修文之謂其謂經術行
義誨導諸生有躬問學端矩矱出入不悖所聞者庶
幾敦本立教以移風而易俗焉自夫學者兢兢以文
藝爲重學官借束修之儀以苛求其弟子員弟子員
亦遂終年不詣學宮非學使者按試不一面甚至俎
豆修舞之事取市井胥僧雜充之情與意不相孚安
在其能講德而考業也今先生之司鐸也歷安鄉而
辰州而茶陵而安化所至輒有聲士多親之去之日
弟子員祖道送者每數十百人非其德藝克兼有以

知聖文集

卷上

七

感發乎土心其烏能如是先生少失怙中歲居母喪
哀毀如禮厥後每歲時祭日必潔饌致饗饗必悽愴
流涕家人僕婦輩皆感動泣下居恒以義方訓諸弟
子姪又嘗立義學教族之子弟置田若干歲收其租
入以贍廩給且以獎勵夫就學之有成者其待卑人
也恭而有禮鼠牙雀角之爭得片言立解其窮乏告
貸者無不應有疾痛者無不飲其醫葯而周恤其饑
寒也周官司徒以三物六行教萬民而實興之其六

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如先生者殆兼之矣以此式土

率而歎感也奚疑顧吾鄉六十三州

縣中不乏聰穎特達之士得如先生者數十輩以風
而倡導之吾知楚材誌美行有婉於菁莪芹藻之
餘焉惜余之不盡知之也抑又聞先生世以儒爲業
曾祖某牧忻州有惠政先生臯比著述之餘復孜孜
晨夕不廢舉子業至老不衰將以昌經術明政事者
報

聖天子養士育才之至意其志未可量也夫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聖天子養士育才之至意其志未可量也夫

是又不足舉其業至老不衰將以昌經術明政事者

曾祖某牧忻州有惠政先生臯比著述之餘復孜孜

晨夕不廢舉子業至老不衰將以昌經術明政事者

報

知恥齋文集

率而歎感也奚疑顧吾鄉六十三州

歐陽母周太安人五十一壽序

癸丑歲安仁歐陽青田以廩膳生貢成均來京師其人倜然有遠志而循循於規矩間叩所學皆釐然其有緒一日來言其本生母周太安人以某月日壽五十有一乞余言書之屏幃且言予之就業太學也固太安人意也太安人生子兄弟五人予以仲子出嗣伯父正儒公伯母侯太孺人後侯太孺人之節孝邑侯申諸大吏大吏聞諸

朝旣已仰荷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七

恩綸頒綽楔矣太安人之熾行里鄙稱之一辭曩者四十之辰邑侯譚公嘗爲文以壽之願先生之更徵其實也余惟青田至性惇篤知太安人之荻訓綦勤其所由來者漸矣何可以固辭太安人毓德名門于歸象翁先生凡婦職所當然者靡不盡其天性仁慈好善樂施梱以內肅然梱以外翕然邑侯譚公序之詳矣論者謂太安人富而好行其德以爲賢于須眉爲巾幗中所僅見是矣而未窺其心也婦人之道正位乎內故古之述賢媛者以德不以才其不得已而

以才著者則所遇 奇也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
中饋貞吉坤之六二言地道妻道而歸於含章可貞
豈其欲自有所表見以博一時之稱譽也哉太安人
之懿徽卓卓太安人之不得已也所天不弔中道棄
捐志有未申事有未遂不得不毅然以身任之擴厥
志而葳厥事焉婦道之正於是乎備矣安邑舊有學
無明倫堂象翁先生曾首倡修之其樂善之懷已見
一斑矣先生卽世後太安人戰兢惕厲日以墜夫子
之令聞爲懼邑中有義舉靡不首先力任之族戚有

知恥齋文集

卷上

五

貧乏者靡不矜其急而稱其意也城南有起鳳樓形
家者言以培闔邑文風太安人捐貲庀材合衆美而
樂成之至於修宗祠建書院置家塾義田若干畝刻
布丹桂籍若干卷尊師重道教子成名所費不下數
千金皆象翁先生遺志待太安人而旣厥事所謂無
成而代有終者其不在茲也耶余聞象翁先生病革
時太安人與諸子環侍床側先生喟然曰吾生平行
事不自知其何若所自信者惟不敢刻薄居心以爲
爾子孫計倘諸子中能讀書明理得有成立吾其含

笑於九原矣時太安人涕泗交頤茲諸子拜而頷之
曰謹受命嗟夫此太安人之所以克承其志者也上
之信者美禾流之方者孕玉藉合先生而在其不外
此而別求遠圖也彰彰明矣今太安人年方半百其
後此德且彌隆子若孫蒸蒸日上余烏能測其所至
昔司馬氏記懷清臺一事迄今艷稱顧其後嗣之克
家與否不少概見以視太安人種德之遠裕後之光
含宏演迤歷有明徵其相去又曷可以道里計耶於
時長君心田力持家政不替家聲情田福田經田諸
知聖齋文集卷上

无

昆季肆力詩書有聲黌序余俱不及晤接而卽青田
例之意其英銳之氣隆隆直上必克光大其門闥以
上慰太安人之心者太安人悅辰在秋七月朔有十
日恭逢

聖天子壽寓延洪

恩榜疊開他日青鳥南翔藉報廣寒消息其賢於八
瓊之璫紫鴛之獻遠矣余卽青田所口述者次而臚
之不敢以映詞進所以達青田將母之意且以與里

鄙稱道之言互相質也於是乎

先大父鄉賢公當乾隆朝以翰苑典試江南旋由
柏臺巡瓜儀漕務嗣以燬權貴家違制車被同官
掎摭罷職

仁廟親政特起擢用未竟厥施賫志以沒朝野惜焉後二

十餘年世父果堂公以裕州收入覲

今上召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

天語殷拳稱嘆再四世父出以告先君子并以勗邦鑑

曰先臣勁節上荷

朝之眷凡爲謝氏子孫者宜如何感激圖報乎嗣是世

知恥齋文集

跋

父擢守成都因公解組先君子銓尹安溪未抵閩

而中途棄養時邦鑑奉諱歸湘世父自蜀入吳泛

遊江淮從兄弟邦錦邦麟亦各應官江左歲乙巳

邦鑑倖捷春官亦以縣令籤發來此迺得於世父

修省問之禮世父勉以世受

國恩必當矢勤矢慎以毋墜家聲邦鑑敬聆之下且悚

且愧因家藏知恥齋詩文全集鋟板日久剝落殘

缺爰命邦鑑趨公之餘校讎補綴以公當世工役

旣竣敬附數語以誌歲月云

道光丙午秋七月孫邦鑑敬識於金陵寓齋

知恥齋文集
跋

二



道
光
丙
午
秋
七
月
孫
邦
鑑
敬
識
於
金
陵
寓
齋

